

阳光流泻在新年的门槛

钱续坤

又一个新的黎明到来了。我像往年一样，早早地伫立在自家的庭院里，等待时光的暖流从黑暗中啾噜一下钻出来，流泻到我家门的门槛上，然后再融融地倾泻到我的身上。

明媚绚丽的阳光，如同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痴坐在我家门前的一座小丘上，等待着轻扬的雪花或者啾啾的鸟鸣，等待着春天闲适地背着手，打着口哨，从我的身边大摇大摆地走过。大地似乎在一夜之间变得暖和了，湿漉漉的水汽也开始从冻结的泥土里缓缓地升腾起来，仿佛袅袅不绝的炊烟，顺着少女纤细的手指悄悄地爬过来。

这时，我总是想起飘散已久的秋天，想起那些依然在地上布置风景的人们——

他们被自己的呼声推远，又同时被自己的呼声美丽。而我，却只能把握今天，只能从晨曦中伸出手去，然后体味明媚绚丽的阳光，是怎样把漫长的岁月绽成一株嫩绿的幼禾。

岁月恬静安然。岁月承接并延续了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而缥缈的元旦就是这故事的分界。有了这分界，我们便在年前感到岁月在一天天地缩短，直至被挥霍殆尽；过了此界，好像忽然又有了大把的日子，成了时光的富翁，一下子真的大有可为了。

其实我一直无所作为。因为就年龄而言，我时下虽不是处在临风落泪、面月伤怀的敏感时期，但我还是比较清醒地认为，过

去的四十余年，我并没有留下多少值得骄傲或令人断肠的往事，因此每年的年终，也就无须把自己简单的履历都悉心地加以整理、归类、总结。相反，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能够及时把握前进的方向，调适每一阶段的生活方式与心情，使新的每一天都过得有意义乃至心灵充实。

追寻生命的内涵，大多数人是以自己的行动和体验来诠释这一难题的终极意义。应该说，这一切沧桑都归于始，都隐藏了各自不言而喻的深浅印痕。这印痕就是岁月用它那只有无声却残酷的软蹄，践踏着人们所创造的事物及人本身，使我们不能一劳永逸地常住在明媚的阳光下，使每个人与生俱来就要隐匿无可奈何的悲观天

性，我总觉得自己似乎也在为某些虚名或薄利惶惶地度日，就如同一个盲目的炒股者，抛进了几千个日日夜夜，急急地想赚回来些什么。

带着这种功利的目的，岁月自然是很难以时光来计算的。因为时光不仅仅停留在钟楼上、日历上，也不单单行走在窗前的阳光里、绿荫下，它需要我们去向前跨上一步，用心血用热汗去孜孜以求，去千呼万唤，然后再透彻地领悟：生命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一天天地翻过去……

翻过去的不再是薄薄的白纸，也不再是高高的门槛，而是千辛万苦，是惊涛骇浪，是悬崖峭壁，是我们虽踌躇却坚实的脚步！

春风从新年来

张承新



朋友在微信上发了这样一段文字：“年味越发淡了，你不用猜也是这样的，小的时候，腊月十七估计都考完了，兜里揣着三五块零花钱买的‘啄木鸟’鞭炮，房前屋后跑，故意把点着的炮仗扔到窨井盖里，听着闷声的炸响，内心无比高兴……”我数了数，足有400字。

毫无疑问，对于国人而言，春节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通常离过年还有十来天的时候，“过年”二字已被人反复提及，甚至连每一日的日程都被固定了下来：“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到除夕夜，这种氛围达到极致。

当然，中国幅员辽阔，关于过年，南北各地皆有自己独特的庆祝方式。由于悬殊的文化差异，有时一个名字相同的特定日子时间却并不相同。以小年为例，北方的小年多为腊月二十三，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则约定俗成地将腊月二十四称之为小年。小年是新年的前奏。之前，到了小年这一日，家家户户都要进行除尘或祭灶。如今或许是因为信科学的多了，或许是因为平时房间清扫得勤，或许是因为生活条件改善了，小年的习俗也不似从前那么有“仪式感”了。其余的年俗也是一般。以至于很多人纷纷发出“年俗没了，年味淡了”的感慨。

其实，年俗何曾真正消失，年味又何曾真正淡过？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呈现罢了。

年俗是一个地方、一种文化的印记，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时代变化。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过年的习俗当然也不会一成不变——旧俗的式微通常都伴随着新俗的流行。或许也只有与时俱进，才能做到老少皆宜，让年和年的味道走入更多人心里。换言之，当你发现大家过年的方式与过去有所不同时，不必讶异，不必恐慌，更不必难受，因为一切的改变自有其道理。

要知道，过去有些过年的习俗虽然好看，也热闹，但从理性的角度分析，却未必是“良俗”，比如燃放烟花爆竹就是如此。它虽能带来视觉上的美感，增加节日的喜庆，却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影响当代人及后代人。如果说以前不清楚燃放烟花爆竹的危害，率性而为，那么如今我们已经意识到了个中利害，当然要趋利避害，不能再贪食一时狂欢，而置将来于不顾。更何况，烟花爆竹的禁燃虽然冲淡了些许的节日气氛，却也并非不可替代。到网上搜索一段烟花燃放的视频，看看画面，听听声音，忆一忆往昔，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年俗的变化也与新事物的产生和流行有关，比如互联网。互联网在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时候，也在改变着过年的方式。枚举两例：早些年因为物资匮乏，市场也不多，大家都会利用过年放假的时间去采办年货。现如今，有了众多的网络购物平台，我们足不出户，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货到上门。又譬如，以前每到过年时节，长辈发红包，通常都是将钱塞进红色的纸包里，交到晚辈手中，如今只需要手机在手，哪怕见不到面，也能将红包和心意送达对方手里……所以说，年俗的内容没变，变的只是形式。

有道是，形式走不走样不要紧，关键要走心。春节真正的意义在于对家庭亲情的珍惜维护和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年俗不过是表达这一主题的形式。这就好像过年回家的车票再难买，依然难以阻挡国人举家团圆的期盼一样。斯心若在，过年的意义就在，至于团聚的形式是儿女奔走千里赶回老家，还是父母逆流而上到城里与子女团圆，又或是一家人相携外出旅游，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反之，若是没有这份心思，纵然把旧有的年俗原样复制一遍，人们多半也感受不到年的氛围和味道。

一言以蔽之，团圆是最浓的年味。相较于从前，现如今，过年的形式已然有了许多不同，但从新老年俗的交替变化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消逝与坚守。事实上，年俗在改变的同时，也在回归。借助非遗传承等时下热点，许多消失的习俗、技艺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让人们得以重拾往昔热闹的过年气氛。而这，恰恰体现了这个时代的包容性。毫无疑问，这也是一种进步。

喜气洋洋中国红

钟芳

红色，如火焰，代表着吉祥、喜庆、美好、和谐，让人心动，让人向往。如果要用一种色彩去界定春节的话，那就非红色莫属。春联是红的，灯笼是红的，福字是红的，节庆饰品是红的，大年三十晚上一串串惊天动地的鞭炮是红的，新衣服大多是红的，压岁钱的封包自然就更红了……满眼飘逸的中国红，闪烁着耀眼的光彩，映红了千家万户的喜悦。

一年四季，中国传统节日很多，但不论什么节日都比不上春节的红火。春节传承几千年，很多古老的习俗跟随着中华民族的血脉传承、沉淀至今，留下了红色的烙印。这种红是中国独有的，溯源于华夏民族对太阳的虔诚膜拜，是中国人的吉祥文化图腾。太阳象征永恒、光明、生机、繁盛、热烈和希望，红色也代表着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愉悦。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除旧岁，迎新春，贴上红彤彤的春联是过年最具有标志性的民俗文化之一。

春联最早叫桃符。据《宋史·蜀世家》记载，我国最早一副春联是蜀主孟昶所撰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明太祖朱元璋建都金陵后，下令除夕这天家家户户都必须张贴春联，“公卿士庶家，门上需加春联一副”。此后，春联开始流行开来。大年夜，在自家门上贴上一副对联，不论是磨墨书写的还是印制体的，字字都彰显吉利，似灿烂的春花绽放，把年味推向了高潮。

福，是一个美好的字。端端正正、浓笔墨写在红纸上，闪烁着光彩，飘逸着芬芳。

每到新年，春联上的福字，大门上的福字，礼品盒上的福字，灯笼上的福字总是映入眼帘。特别是有些人还故意将福字倒着贴，取“福到了”的谐音，以表达心中的美好期许。福字在古书里有多种解释，《韩非子·解老》中说：“全寿富贵之谓福。”《说文解字》云：“福，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谓之备。”还有《尚书》中把寿、富、康宁、贵与享受天伦作为福的特征。由此可见，新春贴“福”字，是人们对幸福的一种向往和追求。鲁迅在《祝福》里写道：“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里面说的“福神”是指赐予人幸福的神灵。不过，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只能靠我们的双手去创造。

红灯起，年味浓。过大年，孩子们打着小灯笼，家家户户厅堂屋舍大红灯笼高高挂，串串红艳在朔风中飘荡，充满了喜气洋洋的新年气象。

灯笼又称灯彩，起源于西汉时期。它综合了绘画艺术、剪纸艺术，以及竹编、铁箍、纸扎与刺绣等工艺技术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元素和符号。在古代制作的灯笼中，以宫灯和纱灯最为著名。在民间，灯笼象征着家庭圆满、添丁发财，是过年时必不可少的装饰品。“盏盏灿烂，撑起一片祥和，握着历史的渊源，围圈地面的银河。”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庆祝春节花会的盛大场面。儿时，父亲每年春节都要做两个大灯笼挂在大门屋檐下，以期盼来年的日子红红火火、吉祥如意。寒夜里，点亮灯笼，薄薄的红纸透出灿烂的光亮，将节日的夜晚装点得红红火火。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除夕午夜时分，是放鞭炮的时刻。中国自古便有“开门炮”的说法。即在除夕夜点燃爆竹，以噼里啪啦的爆竹声除旧迎新。元代诗人赵孟頫在《岁月》中写出了家家爆竹、户户焰火的景象：“柳絮飞残铺地白，桃花落地落阶红。纷纷灿烂如星陨，霍霍喧逐似火攻。”

记得小时候，我就盼着过年。除了可以吃好的、穿新衣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可以放鞭炮。放鞭炮时，拿出一串一串挂在自家大门口点燃，让红红的鞭炮在空中炸开，响个不停。当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在每条街巷每个村落响起，一朵朵璀璨的礼花喷发出红艳艳的光彩照亮夜幕，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火药馨香，整个大地便成了欢乐、沸腾的海洋。鞭炮燃放后纸花满地，灿若云锦，形成了满堂红火，喜气洋洋。近年来，为保护环境，城市里已经不建议放鞭炮了。有的地方尝试推广电子鞭炮，在延续春节放鞭炮习俗的同时兼顾低碳环保，也为红火的春节增添了一抹清新的气息。



春意盎然

胡茂芹 摄

古诗词中年味浓

汪翔

“天地风霜尽，乾坤气象和。历添新岁月，春满旧山河。”

春节作为农历新年，是中华民族古老而隆重的传统节日。在我国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贯穿了腊月初八腊八节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一个多月的时间，尤其以大年三十除夕团圆、正月初一出行拜年最为重要。每到这个时刻，神州处处张灯结彩，舞龙耍狮，家家户户贴春联祭祖辞旧迎新，充满了吉祥喜庆的色彩。古人过年，从一些古诗词中可以探寻到丰富多彩的民俗生活、辞旧迎新的喜庆画面，以及迎春接福、人寿年丰的美好祈盼。古诗词中闻年味，别有一番意境。

腊月的最后一天为除夕，又称除夜。除夜常有“五更分二年”之说。即在这一夜里，人们不仅要辞去旧岁，还要迎接新年。在中国古代，人们把农历新年称为元旦。元是“初”“始”的意思；旦，象形字，象征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即一日的开始。人们“元”“旦”两字结合起来，就引申为新年开始的第一天。

历代古人的守岁诗都有描绘人们彻夜不眠、辞旧迎新的过年景象。南北朝徐君倩《共内人夜坐守岁》一诗中，刻画了一家人围炉守岁迎接新年的温馨场景：“欢多情未极，赏至莫停杯。酒中喜桃子，粽里觅杨梅。帘开风入帐，烛尽炭成灰。勿疑鬻钗重，为待晓光催。”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守岁侍宴应制》道：“季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孙捧御筵。官阙星河低拂树，殿廷灯烛上熏天。”描写了皇宫守岁的盛

况。南宋范成大《卖痴呆词》：“除夕更阑人不睡，厌缠钝滞迎新岁。小儿呼叫走长街，云有痴呆召人买。”除夕夜家人团团静坐，祈求神灵除灾降福，坐得久了，竟出痴呆相来，只有顽皮的孩子们不肯安分，大街小巷地奔跑呼叫。

每逢佳节倍思亲，除夕使团圆的家庭充满了热闹欢乐的氛围。对于不能团聚的家庭来说，则充满难耐的相思。高适因漂泊在外，除夕不能与亲友团聚，忍不住发出“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的感叹。于是，就有熬年之说。唐代来鹄《除夜》：“事关休戚已成空，万里相思一夜中。愁到晓鸡声绝后，又将憔悴见春风。”除夕，对于一个被贬滴在外的孤独身影竟是那么沉重，一夜相思，一年恩怨，在心中汹涌澎湃。

除夕一过就是大年初一。新年里，人们最期盼的事就是平平安安，和谐顺利，因此也讲究在新年期间驱除邪祟。燃放爆竹的习俗源于唐初，本是驱除瘟疫的仪式，到宋代愈加盛行，演变成一种节日喜庆形式。岁末年初，家家爆竹，户户焰火。王安石《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城镇乡村燃放爆竹、饮屠苏酒、更换桃符，节庆气氛跃然纸上。诗中提及桃符，是春联的前身。古人认为桃木有驱邪的功效，便在桃木板上画门神或写上门神的名字挂在大门上，后来演变成现在的春联。“儿童却立避其锋，当阶击地雷霆吼。

一声两声百鬼惊，三声四声鬼鬼倾。十声连百神道宁，八方上下皆和平。”范成大的《爆竹行》既描述了除夕夜燃放爆竹的过程，也描绘出人们迎新春时的喧闹景象和内心祈祷。

新年里，人们相互拜年，互祝平安，且有写春联、贴福字、挂年画等年俗。唐代包氏《元旦观百僚朝会》道：“万国贺唐尧，清晨会百僚。花冠萧相府，绣服霍嫖姚。寿色凝丹槛，欢声彻九霄。”描写了文武百官元旦朝会的景象，也反映了当时的盛唐气象。宋代时已用名片拜年，称为“飞帖”，各家门前贴一红纸袋，上写“接福”，即燃放飞贴之用。到了明、清，“飞帖拜年”非常流行。文征明《拜年》：“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可见古人不见面就可以达到相互拜年的目的，这为拜年简化了程序，与现在短信拜年有异曲同工之妙。

上元节即元宵节，热闹非凡，大街小巷张灯结彩，火树银花。辛弃疾《清玉案·元夕》写的是当时的元宵景象：“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灯笼、彩楼、鱼龙舞，宝马香车，笑语盈盈，真可谓盛况空前。

古诗中的年味，经过了几千年的沉淀与发酵，是那样绚丽多彩。这浓浓的年味和着文化气息，流露出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期盼和向往。

年俗流变折射时代变迁

潘玉毅

天地大舞台，飘扬的雪花翩翩起舞，舞姿轻盈美妙。盛开的红梅暗香浮动，美丽的笑容一片火热。这些春天的使者，总是借新年的一缕春风，把春的消息传递。

春风从新年来，头戴新帽子，身穿新衣裳，脚穿新鞋子，从头到脚一身新，带来全新的气息、全新的面貌、全新的希望。

每一个新年都是从春天开始，每一个春天都是由春风唤醒，春风从新年第一天就开始吹，作为春天的使者，它要为每一个踏上新征程的人们，带去美好的祝愿。迎着广阔的天空，放飞迎春的礼花。春风从新年来，我们喜悦的心情五彩缤纷，过去所有的烦恼事、忧伤事、琐碎事，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春风吹过，冬天的乌云散了，露出春阳那一盏

温暖明亮的灯。

站在东方之巅，敲响奋进的鼓点。春风从新年来，冰河消融，大船小舟扬帆起航；大地苏醒，花草树木呼啦啦拥抱春天。春风吹过，东方神州翩翩起舞。有巨龙腾飞有雄狮咆哮，有出征的铿锵誓言有爱情的缠绵情歌，有欢歌笑语，处处欢天喜地，生机无限。

是谁唤醒一片沉睡的田野，等待雪亮的犁铧，抒写春耕的诗行。春风从新年来，春雨落下，千万粒梦想的种子生根发芽。是谁吹开冬天的乌云，露出蓝天的笑脸，等待梦想的翅膀飞翔。春风从新年来，阳光洒下，千万朵希望的花儿笑容绽放。

春风从新年来，我们的故事，从此春潮涌动。

楊家嶺

